

长篇侦探小说

将军被
末
之迷

末

罗文胜



ar

7.5
0

社

87
I247.5
2260
3

将军被刺之谜

罗大胜

P142106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年·哈尔滨



B

357159

责任编辑：田仲三

装帧设计：姜 录

将军被刺之谜

Jiangjun Bei Ci Zhi Mi

罗 大 胜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8/16插页2

字数150,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9,250

统一书号：10360·88 定价：1.40元

内 容 提 要

将军突然被谋杀，原来，这谋杀是属于“571工程计划”。这样，围绕着侦破与反侦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我军侦察员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历经艰难险阻，发挥了大智大勇，终于惩治凶手，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使正义得到伸张。

目 录

第 一 章	将军被刺.....	1
第 二 章	警犬嗅觉失灵.....	7
第 三 章	书法作品.....	16
第 四 章	初步推断.....	22
第 五 章	疑点.....	27
第 六 章	奇谈.....	35
第 七 章	第一张逮捕令的风波.....	49
第 八 章	监狱夜审.....	61
第 九 章	国境线上的尸体.....	80
第 十 章	自杀遗书	101
第十一章	精辟论证	113
第十二章	“黑枪”	125
第十三章	顺藤摸瓜	130
第十四章	枪战	142
第十五章	惊人之举	150
第十六章	山重水复	157
第十七章	RP 之谜.....	162
第十八章	两种推理	167

第十九章	蒙面军人	178
第二十章	惊变	191
第二十一章	虎落平川	203
第二十二章	柳暗花明	209
第二十三章	真相大白	215

第一章 将军被刺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而又扑朔迷离的故事。

一九七一年春节过后，春天虽然已经降临大地，但由于一场持续不断的倒春寒，使S城的气温陡然下降，气候变得异常恶劣。那些刚刚含苞待放的桃花，被一阵阵寒流紧紧裹住而迟迟不能露出那粉红色的笑脸。湖畔小溪边，那一排排纤细的柳树，柳枝儿在呼呼的冷风中上下翻飞，那匆匆早到的嫩黄色的小叶，被寒风当作秋叶吹到了悄悄东去的流水之中。往年的这个时候，S城的报春花早已开得繁花似锦十分热闹了。可是今年，由于这反常的气候，她们都成了迟开的花朵。正是：“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月。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开展，一时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妖风四起，阴霾遍地。此时，地处祖国边陲要塞的S城，虽然时代的产物——所谓的两大造反派已经被迫停止“文攻武卫”，进行了什么“大联合”，但那些身居要职的派头头们，仍不满足已经获取的权力，为了扩大势力，还时时演出一场场勾心斗角、针锋相对的闹剧。在那些饱经沧桑、弹痕累累的高大建筑物上，随处可见新近贴上的

大字报、大标语。尽管人们无法看清那些策划于密室，争斗于官场的市侩们的丑恶嘴脸，但从这些五花八门的大字报的纸片中，仍可窥见S城可怖的阴影——她与全国其它城市一样，局势相当混乱，前景相当暗淡。一句话，这是“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的年月。

至于军内，由于北京某要人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之后，内部也不那么安定团结了。特别是上头明文规定军以上单位和军事院校可以开展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四大”之后，军内公开出现了打着造反派旗号的组织，军内领导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军事训练、边防对敌斗争等工作也受到影响。一句话，军队一部分指战员的思想也相当混乱，无所适从。

这是一个薄雾弥漫、寒气袭人的黎明。二月十六日凌晨四时三十分，S军区司令部大院28号住宅突然响起了八响断断续续的沉闷的枪声，一阵短暂的平静之后，又响起了三声清脆的枪声，约摸六、七分钟之后，又一阵撕人肺腑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在这座美丽多姿的城市上空震荡。是军队演习吗？是全民防空预演吗？或是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军人们不知，百姓们不晓。此时，军区大院的军人们和驻S市的部队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以军人特有的高度警惕和战备观念，迅速起床，全副武装，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奔向各自的集合地点，等待上级指挥机关的指令。

不过，黎民百姓都没有军人那种警惕和敏感。近些年来，他们的感觉神经似乎已经麻痹。因为，什么警报呀、高音喇叭呀、紧急通知呀、十万火急的呼吁呀，这一切都听得

太多了！俗话说：“多见不为怪，习惯成自然。”正是这个道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四年多以来，这一套“告急”、“报警”的作法，他们已经听过千百遍了，特别是在那枪声频频、炮声隆隆“文攻武卫”的日月里，那高频率的告急的鼓噪，无时无刻不在振动着人们的耳膜。因而，面对今天的警报声，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大惊小怪，总象往常那样不屑一顾。

拂晓之后，人们纷纷从小屋和大厦中漫不经心地走上街头。直到此时，他们才感到今天的空气有些儿异样，发觉一小时前的那一声长啸似乎有些来头。因为，标有子丑寅卯字样的军用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正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各个交通路口，并随即封锁了这座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紧接着，各种车辆被迫停驶检查，来往行人被强令集中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盘查，那些正准备上班和外出的人也被告知原地待命，居民委员们将对他们的行踪和夜间的活动进行登记。这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拂晓之前的警报声不是防空演习，也并非造反派的头头们在故弄玄虚，而确实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全城紧急戒严。

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人们在猜测，在揣想，在深思……

是的，S城在黎明前确实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这是一起谋杀军区一号首长和夫人的重大案件。

凌晨四时四十分，司令部值班参谋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报警电话，电话是司令部大院 28 号住宅一号首长贴身警卫阿亮打来的。他语音急促而颤抖：“报告值班首长！一号首长和夫人在住宅被人杀害……”

“什么？你说什么？”值班参谋大惊失色，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提高嗓门问道：“再重复报告一次！”

“一号首长……我们的曹然辉司令员和夫人在住宅被人杀害。”

“什么时间？”

“五分钟之前。”

“凶手抓住了吗？”

“没有。”

“首长伤情怎样？”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值班参谋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报告，感到事关重大，非同小可，立即果断地下达命令：“我命令你和首长警卫班，保护现场，追击凶手！”

“是！”阿亮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值班参谋似乎从电话听筒中听到了他双脚立正时发出的擦地的声响。

值班参谋放下电话，立即拨通大院警卫部队电话，以值班首长的身份，命令警卫部队火速发出一级战备警报，迅速封锁司令部大院，全力追捕在逃凶犯。他来不及揩一揩面额上渗出的豆大汗珠，又用微微抖动的右手拨通军区总机室，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同时接通各位首长的电话。联传电话接通之后，他这才把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一切报告了首长们。

一级战备警报发出之后，警卫部队在数分钟之内紧急集合，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封锁了司令部这座庞大的院落，随后又派出若干精干分队，像篦子梳头一样在大院内逐一搜捕作案凶犯。

十多分钟之后，28号住宅的围墙外面开来了七、八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军区首长们脸色严峻、忧心忡忡地跨进了宅院，然后在警卫人员的指引下步入现场。

进入客厅之后，他们来到曹然辉司令员倒在贴身警卫室至厨房之间的地段上。他身穿草绿色的军装，头戴佩有红五星的军帽，在花篮式吊灯雪亮的灯光下，他那瘦长的脸庞犹如一张白纸，头部、手臂、背部等处被枪弹击中。此刻，虽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但右太阳穴的弹洞还在不断地往外涌血。

在首长卧室里，司令员夫人仰躺在席梦思床上，她身上盖着一床薄军被和一床军用毯子。头部眉宇间被击中一弹。从她那安祥的神态可以断定，中弹之前正处于睡梦状态，或者在梦醒的一刹那间被凶手开枪杀害，因为一切迹象说明，她在生命结束之前没有与凶手进行过搏斗。

前往现场察看的首长们看到这一惨景，心情都十分沉痛。他们虽然大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在战争年代也见过数不清的战友倒在血泊之中，但是，此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间竟感到有些手足无措，还是保卫部长井儒林提醒应该尽最大努力抢救司令员和夫人生命，人们这才七手八脚地把已经停止呼吸了的司令员和夫人分别抬进军用急救车里，火速送往陆军医院。

送走急救车之后，首长们立即在军区九号小楼会议室召开了党委紧急会议。由于政委在北京某医院做胃切除手术，第一副司令员程达又下部队视察未归，会议只得由王亦泉副政委主持召开。

会议作出五条决定：

一、由陆军医院抽调一批技术全面的军医组成抢救组，全力以赴抢救曹司令员和夫人生命。

二、成立“2·16”案件领导小组，由第一副司令程达任组长，副政委王亦泉、保卫部长井儒林任副组长。

三、成立2·16案件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的侦破组，组长由井儒林兼任。侦破组下设A、B、C三个小组，侦破人员主要从保卫部各科保卫干事中抽调。

侦破A组组长由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魏彬担任，副组长暂缺。该组的主要任务是从路线角度和阶级斗争角度去分析、调查、侦破案件，例如：对怀疑对象进行家庭历史、社会关系、政治表现等方面的调查。

侦破B组组长由保卫部侦察保卫大队大队长潘琦担任，副组长由该队副大队长陈恭勤担任。该组的主要任务是勘验现场、寻找罪证、追踪线索、捕捉凶犯。

侦破C组组长由保卫部证据检验科科长武植军担任，副组长由后勤部卫生科科长吴天承担任。该组的主要任务是检验各种罪证的可靠性，从而作出确切认定。

四、立即向中央汇报2·16案件详情及案件领导小组等组成人选。

五、向地方党委通报案情，请地方公安部门协助缉拿凶犯。

以上五条决定刚刚作出，陆军医院已经传来消息：司令员和夫人送入医院之前就已经停止呼吸，经医院最大努力，无法挽救生命。同时，警卫部队指挥员也前来报告：经过多次

反复搜索，在军区司令部大院未发现凶手和任何可疑人物。

一阵悲伤之后，首长们只好撤销第一条决定，命令警卫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并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在公安部门配合下，在S城实行紧急戒严。与此同时，成立治丧委员会，料理一切后事。

第二章 警犬嗅觉失灵

侦破B组组长潘琦和副组长陈恭勤接到案件领导小组的命令时，时间已是早晨八点钟了。他们来不及组织抽调B组侦破人员，立即带领两名助手以及侦保大队的良种警犬赶往28号宅院进行现场勘验。

潘琦是一位出生在沂蒙山区的年轻军官，今年不到四十岁，身材魁梧，气宇轩昂，是一名名副其实的一米八〇的山东大个。他有高高的鼻梁，丰满的脸庞，猎鹰般敏锐的眼睛。他不仅具有男子的英俊气质，而且更具军人的威武风度，特别是当他穿上笔挺的军装，戴上雪白的手套，蹬上钉钉的三接头的军用黑皮鞋，拎上特制的军用公文包的时候，仪表更加不凡。如果从性格特征上作一定义的话，他是一位举止庄重、话儿不多、勤于思考、善于判断的军人。

至于陈恭勤，仪表和气质则恰恰与潘琦相反。他是一位

被军人们戏称为“四川耗子”的矮个子军官，年龄比潘琦稍小。他大约不到一米六〇的个子，据说要是战争年代也讲究从军尺码的话，他无论如何是不会被选进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学校里来的。他生就一副娃娃脸，不仅模样儿小，就是眼睛、鼻子、嘴唇都是小小的，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他给人的印象是机警灵活、能言善辩、反应敏捷。不过，也许是战争结束之后他过了四年大学生生活的缘故吧，在性格特征上有些文质彬彬，胆小怕事。军人们开玩笑说，因为四川人是“耗子”，所以往往都胆小如鼠，当然，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而已。

不管潘琦和陈恭勤在形象上和性格特征上有何差异，但由于他俩多年来在侦破军内案件上的出色合作，首长和机关的参谋干事们，都习惯于把他们比作《封神演义》中的哼哈二将。凡有侦破任务，他们都是一对配合默契、形影不离的双打选手。

28号宅院是潘琦最为熟悉的一座院子。这是一幢由二点五米高的青砖围墙紧紧环抱的二层楼的住宅。楼房占地面积约为三百平方米，中式建筑略带现代色彩。青黛色的砖墙，浅灰色的筒板瓦以及板栗色的门窗，使小楼显得格外清新淡雅。由于围墙四周被常年青的绿树掩映，庭院中的花圃里种满了各种花卉草木，使宅院更加具有诱人的魅力。特别是小楼左右两边种植的几株凤凰树，每当夏季那如火似霞的簇簇红花开放的时候，整座宅院仿佛升起了两片云霞，更增添了庭院的光彩。

不过，此时的潘琦是没有观赏风景的兴致的，他与陈恭

勤迈着急促的步子径直进入会客厅。会客厅里，他们的直接首长井儒林已与两名保卫干事先期到达，并在那里寻找证据。

小楼共分上下两层。一进中门，是一间约四十平方米的会客厅。厅内陈设虽然不多，但暗红色的地毯、捷克式的皮沙发、仿古茶几、靠墙透孔屏窗以及一些工艺精美、玲珑剔透的古玩，再配上数幅金题玉躐的山水国画和书法作品，使大厅显得庄重、典雅。会客厅右侧共有三室，前室为秘书办公室，中室为司令员姨妹范玲玲住房，后间为司令员和夫人卧室。会客厅左侧也是共有三室，前室为贴身警卫阿亮住室，中室为餐厅，后屋为厨房。会客厅正背面，上楼扶梯靠近司令员卧室，再往左就是厕所及洗澡间，靠近厨房处则是一间杂物堆放室。楼上的布局大体与楼下相同，除会议室、书房、司令员办公室之外，其余均为子女、厨师、保姆等人住房。此外，在进入宅院大门的两旁，还有两排矮小的混凝土浇灌屋面的平房，分别是首长警卫班、警犬住房。

潘琦和陈恭勤默默地打量着静悄悄的屋子，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感情。特别是潘琦，心中充满了十分凄凉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伤感。因为，潘琦与这座宅院的主人不仅仅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长期以来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完全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敬、上级对下级的爱戴，更多的是一种纯真的特殊的战友之情。如果追溯得更远一点，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就无形中形成了这种友谊了。

记得那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抵达长江北岸之后，正加紧练兵，准备横渡长江，最后消灭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一天下午，刚入伍不久的潘琦正与连里的几名新战士在练兵场上练对刺，他这位虎里虎气的山东大兵，凭着那牛一般的力气和一身壮实的筋骨，毫不费力地将一个个新战士挑得仰面朝天。胜利的喜悦使他头脑有些飘飘然、昏昏然，一拍胸脯，居然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说：“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凭俺山东大个这一身力气，十个八个一齐上也胜不了俺！”战士们一听，都认为山东大个出言太狂，都不服这口气，七、八个新战士握枪在手，准备采取人海战术向潘琦发起攻击。正在此时，突然从人群中走来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军人，他一米七〇不到的个子，身体单瘦单瘦的，精神状态看来也不佳，那双似乎熬了夜而有些浮肿的眼睛，还显得有些充血。这位貌不惊人、体不强健的军人从一位战士手中接过木枪，握住枪柄试了试，然后走到潘琦面前笑咪咪地说：“山东大个，咱俩比试比试怎么样？”潘琦一来年轻气盛，二来刚刚战胜多人，对这么一位略带书生气质的军人当然不屑一顾，嘴角上表现出了轻蔑的一笑，操着浓重的山东腔说：“算了吧，你这身子骨……”言下之意是不堪一击。这位军人仍然笑着说：“怎么？瞧不起咱江西老表？来吧，三战两胜，兴许我还能胜你哩。”潘琦被激得火起，说道：“你这人太不识相了，刚才没看见么？那么多人都胜俺不得，你还能咋的？”说着，提枪在手，迈开大步，噼噼啪啪就是一串突刺，试图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手挑翻。说来奇怪，这位军人并不惊慌，枪杆只是晃了晃，不费吹灰之力便瓦解了他

的一串进攻。围观的战士们不禁发出一阵喝彩。军人的这一招和战士们的喝彩，使潘琦大为恼怒，接着他便上下左右地不断进攻。可是，那位军人却不慌不忙，两眼并不看潘琦的枪，而死死盯住潘琦那圆睁的双眼，随着潘琦的眼神，一会儿防左，一会儿防右，一会儿防下，并利用巧力，把潘琦的枪尖拨得东摇西摆。接着，那位军人开始发起了进攻，只见他枪尖往右一点，潘琦以为他要刺他的右胸，连忙来了个防右刺的动作。谁知那位军人只是虚晃一枪而已，说时迟，那时快，潘琦防右的枪还没收回，军人的枪头已经点了一下潘琦那气鼓鼓的肚子，潘琦一个踉跄，差点站立不住，好在这是一杆枪头上包了布儿的木枪，加之潘琦那凸出的肚子已运足了气儿，这一枪对这个山东大个来说根本无关紧要，要是真枪真刀，潘琦可就被开膛剖肚了。战士们忍不住哄笑起来。这一下使潘琦更加恼怒了。他定了定神，把枪握得咕咕直响，又向那位军人刺将过去。不过，这一次他倒接受了点教训，不再频频乱刺，而是运足力气，一枪一枪地轮番进攻。那个军人则不采用四两拨千斤的防御办法了，而是兜着圈子退让。突然，他敏捷地一闪身避开了潘琦的猛刺，一个转身跳跃便到了潘琦的身后，与此同时举起枪托，轻轻在潘琦跨开弓步的腿弯儿上点了一下，潘琦没有防备，后膝被点着了地。这位军人以巧制猛的精彩表演，博得了一片掌声。潘琦此时脸儿红得象关公，简直有点无地自容。不过，他内心还是挺佩服这位军人的功夫的。正在此时，营长走了过来，递给那位军人一条毛巾，说道：“军长，擦擦汗吧。”营长的这一声呼唤，把潘琦和战士们都吓了一跳，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眼